

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

神话志怪经典言情——

落花梦

张宝瑞 著

民族出版社

落花梦

张宝瑞 著

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黄敦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花梦/张宝瑞著. - 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2.3

(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/张宝瑞主编)

ISBN 7-105-04946-4

I. 落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2446 号

当代手抄文学经典文库

张宝瑞 主编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七一四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4.25 字数:567 千字

印数:0001-2000 册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第四十一回

卧薪宫勾践表坚忍 铜雀台子建留佳宾

卧薪宫勾践表坚忍
铜雀台子建留佳宾

却说洪波原来认得那汉子，那汉子正是隐士国的壮士朱亥。金吒、木吒、朱亥听陈洪波招唤，各自住手。

洪波上前对朱亥道：“你不知，这二位都是我的朋友，我此番流放，有这二位照应，不会有甚差错。”

那白衣少年翻身下马拜道：“我正是君子国的信陵君。骆小枝、霍小玉目前正在我国，请先生到君子国去。”洪波听说小枝在君子国，非常高兴。这时，早有人飞报孟尝君。孟尝君、平原君、春申君、骆小枝、霍小玉等人赶快骑马到此，将几人迎进君子国昭和宫。

陈洪波把七仙女差金吒、木吒送自己到天涯海角流放之事说了。

霍小玉道：“这次既是七仙女帮忙，虽说流放，实是历游，我看这倒是一个美差。”

平原君道：“有金吒、木吒二位天差护送再好不过，只是去那天涯海角万里迢迢，途中凶多吉少，不知要经历多少国家。”

春申君道：“途中经过坚忍国、权术国、蓬莱国、暴君国、明君国、腐儒国、淫荡国、裸人国、侠客国、原始国、仙人国、鬼魁国、清官国、黄金国、苦松等国，那坚忍国、明君国、原始国等还倒安稳，只是这暴君国、淫荡国、裸人国、侠客国等真是凶多吉少。一路上真得靠金吒、木吒两位天差照顾了。”

骆小枝道：“我也随洪波一起去，正好偕伴游历。”

当晚君子国中摆下宴席，孟尝君、信陵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四大君子宴请陈洪波、金吒、木吒、霍小玉、骆小枝。毛遂、朱亥等人也陪席。大家畅饮一番，共叙友情。

洪波住了一日方才启行，那信陵君、孟尝君等一直送到城门外，孟尝君又出了五千金银赠给金吒、木吒二位，让他俩好生照料洪波、小枝，大家洒泪而别。

一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不知不觉竟走了约摸二百余里，来到一个国家，那金吒问一位樵夫，方知这国是坚忍国。

四人进了城门，只见这城里居民各居其业，互不理睬，彼此默默无言，只管各自赶路，连那军士也是如呆如痴。那街市中心围着一群人，传出嘻笑之声。

四人过来，见人丛中有一位大汉双手叉腰，得意洋洋，正仰天大笑。他胯下竟爬着一位年轻书生，那书生似狗一样顺从地于他胯下爬来爬去。

旁边一小童拍手喊道：“快来看啊，韩信又给唐牛钻胯了！快来看啊！”

洪波方知这大汉是唐牛，那书生是韩信。骆小枝见韩信如此受辱，有些可笑，于是用手捅洪波，轻声道：“先生何不给那蛮厮些钱，饶了那书生罢。”

洪波一经小枝提醒，忙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，走到唐牛面

前道：“你这汉子，准是因赌博输光了银子，才拿这书生撒气，我给你几个铜子买酒去罢。”

那唐牛听说，喜上眉梢儿，思忖道：这坚忍国人一毛不拔，看我欺负这书生，竟无一人理睬，也不枉“坚忍”二字，这位先生看来有钱，我先接了这铜子买盅酒喝再说。于是上前就接。铜子早被木吒一把抢过，木吒叫道：“哪里有如此便宜事！欺负软的还要赏钱，你若要钱，先问问我这拳头答应不答应！”说着照着唐牛就是一拳，那唐牛也伸过拳来叫道：“哼！真是张飞拿耗子——多管闲事！”

二人打得不可开交。韩信站起来劝阻，无济于事。

这唐牛终究不是木吒对手，几个回合便被木吒一拳打倒在地，这唐牛知打不过，拍拍屁股溜走了。那韩信笑道：“这位还真有蛮力！”当下各自道了身份，韩信带洪波等去见坚忍国王。拐过两条街市，只见有一烟楼，楼上有一匾，写着：“卧薪楼”。两边有一对联：

知足者长乐
能忍者自安

韩信道：“这便是我们国王勾践的王宫。”

木吒急忙推门，只见一位帝王正坐在一张破席纵横的炕上，嘴里叼着一根长线，那线头上有颗苦胆，正嚼了一半。旁边有两位宫女跪地侍候。

韩信奏道：“陛下，天国游客陈洪波、骆小枝相求一见。”

那勾践听说，慌忙站起来笑道：“早知游子陈先生、游女骆小姐的大名，今日幸会，荣耀之至，请坐！”

卧薪宫勾践表坚忍

铜雀台子建留佳宾

洪波、小枝、金吒、木吒、韩信一行人坐了。洪波问道：“久闻越王勾践‘坚忍’大名。”

那勾践面有愧色，说道：“都是文仲、范蠡二位大夫之功。至今我对范蠡水沉西施还十分感谢。不过听说西施如今当了美人国国王，范大夫在隐士国隐居，心内还算宽慰；只是对文仲大夫我实是心中有愧，听说文仲大夫如今在忠臣国生活还算安逸，我心里还好受些。”

洪波问道：“陛下如今每天还在‘卧薪尝胆’吗？”

勾践叹道：“我时常卧薪尝胆，以苦为乐，目的是鞭策自己，以防玩物丧志。”叙了一回，小枝因讨厌这坚忍国国风，示意洪波离去，洪波会意，对勾践、韩信施礼道：“我们不在国内久留，还要赶路，只得告辞了。”那勾践、韩信等一直送他们到城外，陈洪波等人又往权术国而去。

从坚忍国到权术国有七、八十里，四人行了一天，第三天晚上才看到有一村落；小枝脚上起了泡，洪波也有些支持不住，金、木二吒于是到村口一个茅舍敲门投宿。

此时天色已黑，一个颤巍巍白发老者将门打开，洪波等说明来意进了屋。木吒打来洗脚水，金吒问那老者道：“老翁，此处离权术国还有多远？”

老翁道：“我们这村唤作水荷村，已属权术国地域，那权术国京城离这水荷村只有二十几里；这村子虽有二百来户，但大半都在那京城里居住，村里只有少数老弱妇孺，只因前不久来了一股贼人，匪首是一个女侠，唤作甚么‘绿蜻蜓’，原来是侠女国人，专抢大户，喜吃人胆，每到夜里总出来抢劫杀人，我看你们是富人，可要留心才是。”

木吒听罢，眉毛一扬道：“哼，还怕他甚么女贼！她若来了

先吃我这顶门杠，再让她尝尝我老木的手段！”

老者一听，急摇手道：“这女贼不同一般贼人，她极有手段。她就是怕权术国两位夫人，一为大乔，一为小乔，都是权术国国王曹操的妾；大乔、小乔不但善骑射，而且聪慧善良。”

叙了一会儿，用过饭，老者见天色已晚，于是告辞。他们到那东厢房去睡，金吒守住前门，木吒守住后门，洪波、小枝二人各宿于两厢。

正值夜半，野风呼呼，星月隐退，守在后门的木吒因晚上吃了几口干饭，甚觉疲乏，便倚着门槛拄着棍棒睡着了。

这时，村东山上下来一溜人影，个个身穿夜行衣，脚踏夜行鞋，手持刀剑；为首一位绿衣翠裤，束一条翠巾，背上倒插两柄宝剑，浓眉大眼；那十来人也都是绿衣紧束，女扮男装。

一行人来到这后门不远，那为首的女贼一眼瞥见木吒，一声唿哨，几人围拢来。那木吒听见动静刚醒来，急忙伸手抄棒，早被几位贼人绑住，挣脱不得；刚要喊叫，却被一女贼点了穴，不能吭声。

那女贼首一挥手，两个女贼抬起木吒往南便走。这时正是四更，那女贼们也不作声，悄悄来到院里，贴到西厢壁上听动静；然后从怀里掏出薰香，点上一支，从窗口吹进；只过一會兒，一挥手，几个女贼便随她闯了进去。

女贼首一眼瞥见陈洪波、骆小枝，不由分说，将二人绑个结实，吩咐贼人抬起便走。这时却惊动了前门守卫的金吒，那金吒眼细心明，听见院里脚步声，持那条铁棒冲到院中；一见四个女贼抬起洪波、小枝正奔向后门，不禁发急，大吼一声：“女贼，哪里去？！”

那女贼首一见将双剑擎去，杏核眼一挑，水蛇腰一摆，杀

卧薪宫勾践表坚忍

铜雀台子建留佳宾

了出来。

二人在这院中一场好杀，有诗为证：

双剑犹飞龙，
铁棒有杀风。
落时风落泪，
惊时草惊风。
武艺各自有，
江湖尽刀雄。
君看艺沧海，
能后更有能。

其余女贼见女贼首不能取胜，便一拥上前将金吒围在核心，金吒毫不示弱，执那条铁棒卖个破绽，跳出后门。

女贼首率领众女贼一齐杀出，紧追金吒，金吒独敌众贼，毫不畏惧，挥棒如蛇龙狂舞。有分教：

左舞如飞，右挥如龙；十八般全晓，七十二路神通。惊刹刹，真如降魔刹影；虎森森，好个金吒英雄！赤条条，一条耿直硬汉，乱哄哄，面对数只妖精！这棒头，沾了四海龙王浆琼水；这棒干，伐过天姥山的梧桐松；这棒身，熔铸莫邪利剑的火炉中；这棒法，是落伽山观世音亲自授成！好棒，一声大吼冲日夜，落身大地有回声！好棒，舞动天宇齐摇撼，落时灵荡急风！好棒，纯熟犹如金箍棒，早应归那齐大圣！好棒，铁棒砸烂不平事，横扫一切害人虫！

这金吒舞棒比那木吒纯熟十倍，愈挥愈勇，那女贼首有些吃力，于是心生一计，从怀里摸出飞镖，冷不丁朝金吒掷去。金吒正打得性起，何尝料到这着，左肩中镖丢棒坐地。

女贼首一见大喜，一声唿哨，指挥众女贼上前捆绑。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支冷箭正中女贼首右腕，那女贼首见状大惊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撒腿就跑。众女贼一见首领遁去，也随之遁去。

金吒正在纳闷，只见从那村东树林里跃出一匹白骑，马上坐一位少年娘子，朱面花容，持一硬弓。

那娘子来到金吒面前，翻身下骑，扶起金吒道：“金哥哥，受惊了，我是权术国大乔夫人，方才与妹妹、三公子已救了陈洪波等，他们正在林子那边等候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从林子里又转出几骑，为首的是一位白面如玉的年少娘子，红骑上坐一文质少年，三匹青骑上坐着陈洪波、骆小枝、木吒。另外几匹黄骑上坐着几位年少女兵，三位娘子金甲锦袍牵马而行。

洪波一见金吒，大声喊道：“金吒还不快拜，是二乔和子建救了我们！”

金吒一听，上前就拜，大乔见金吒左肩受伤，让女兵牵来一骑让金吒骑上，一行人往京城而去。行了几个时辰，到了京城，来到一个清秀去处，只见道：

淡淡烟云，落落秀廊。黄鹤欲飞生铜色，稻荷狂舞映金灿。红瑟瑟，遍地樱花；绿潇潇，几排秀行。弯弯板桥，高卧在清荷荡漾；对对鸳鸯，倦眠在芦苇

飘荡。寒枫赤赤，似仙人美姝玉裳；云杨森森，如文人墨客文章；冷香玉蕊诗碑壮，龙楼凤阙书卷香。歌吹铜雀台上柳，笛横游客怅茫茫！

到了楼台上，曹子建、二乔夫人请众人进入红收阁。曹子建道：“这里唤作铜雀台，是父亲在汉时所建，方圆二百里，内有曲河八十一条，板桥三百二十四座，石桥五座，楼阁四十五座，亭榭星罗棋布，共一百二十四座；有牡丹、玫瑰、茉莉等一百种名花，四季如春，秀雅闲淡，乃是天国一景。今日一早我与二乔妈妈射猎，恰遇你们被女贼‘绿蜻蜓’绑去。”

二乔令婢人端上茶点，洪波谢过，问道：“这权术国有什么国风？”子建笑道：“甚么权术？尽人皆知，无非是：‘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’。‘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于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于宽；宽猛兼济；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’再有那‘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’一类，没甚希罕！后人只怪我父用人心难测，如杀孔融、杨修、弥衡等，不提我父爱才如命，曾赠关羽宝马锦裘，使之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。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知刘玄德有济世之才，却说破刘备而不杀他，这算作什么权术？又算作什么权术小人？真正使权术的也不知究竟是何人哩！”

小枝问道：“那二位乔夫人如何到这铜雀台来？”子建又道：“后来唐代诗人杜牧有咏赤壁诗云：‘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；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’东风不随周瑜了，铜雀台的春天又到了，那么二乔不就来了吗？”二乔听说，脸上羞得飞红，金、木吒和小枝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

子建又道：“这铜雀台方圆二百里，明日我带你们去逛，现

在将近中午，时间来不及。下午你们且在这楼阁里玩耍，明日再游。”洪波觉得有些头晕，于是说道：“我身子略有不畅，此处先找个安歇处再玩不迟。”

小乔道：“你住那落花楼罢。”

洪波由婢女带领穿过几道楼阁来到一楼，这楼朱玉雕成，白窗翠纱，楼下黄芦紫竹，红枫银杏，倒也幽雅。

只见横书三个大字：“落花楼”。两边有一对联：

落花有泪因风雨
啼鸟无情到古今

洪波喝退婢女，自己挑开珍珠门帘；只见三间静室，陈设典雅。洪波倒在西间床上睡了。

正睡间，只觉得灯烛辉煌，困倦全无。室外飘进一阵香风，云烟缭绕中，一个羞花玉女立在面前。

洪波惊起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那玉女笑道：“你都不认识我了，好健忘啊！”

洪波一听更是疑疑惑惑，凝目一瞧，还是陌生，于是摇头道：“娘子，我实是不知你是谁？”那玉女脸含春色，手持香拂，又笑道：“陈才子，你再仔细端详。”

洪波一听有些惊惶，从床上下来再仔细打量这娘子，还是不曾认得。于是战战兢兢道：“娘子，我实是不曾记得。”

卧薪宫勾践表坚忍
铜雀台子建留佳宾

第四十二回

梦中梦以梦悟游心
错里错以错待仙人

却说这玉女见洪波实是记不起来，便挽着洪波的手道：“我乃是太虚幻境落花仙子的婢女落花侍人。上次你在天香楼到太虚幻境落花仙子那里作客，我也正好在那里，见过你一面。如今我住在落花仙境，落花仙子听说你到了铜雀台落花楼，嘱我到这里寻你到她那里去游玩。”

洪波一听喃喃道：“那落花仙境我不认得，如何去得？”那落花侍人笑道：“你跟我走就是了。”

洪波听罢，便起身随落花侍人下楼来，恍恍惚惚，但见穿云过雾，耳闻祥鸟仙笛之声，睁眼一瞧，来到一个落花世界。

只见：

仙香飘渺，神姝芬芳；远眺朱花簇簇，翠轩琳琅。
近观绿草依依，石径回肠。金莺银雀啼不住，玉蝶蜜蜂采花忙。一阔江天万里亭，几支幽曲唱花乡。

这落花侍人带洪波穿过一片竹林石狮，来到一座亭前，那亭里端坐着一位美人；那美人颇似警幻仙子，但比警幻仙子更为年少，袅袅娜娜，更有一番神韵。她一边采着落花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落花侍人道：“这是警幻仙子的大妹妹，唤作冷香仙子，是到这里作客的。警幻仙子的小妹妹就是落花仙子。”

落花侍人问那冷香仙子道：“二姐，三姐在哪儿呢？”

那美人抬起头来笑道：“在落花池洗浴呢！”

落花侍人于是带着陈洪波穿过一片竹林，走过板桥，又穿过一片牡丹花丛，来到一汪碧池的岸边。

只见落花仙子正在岸边梳头，她清秀可餐，丰颐白皙，比上次见面时更显得可爱。

落花侍人笑道：“落花姐姐，你看，谁来了？”

落花仙子一见洪波，嫣然一笑，向他们缓步而来。

那落花仙子：

习习丽采，婆婆花姿；娇娇月色，脉脉玉香。凤
凰欲下先偷眼，粉蝶若知合断肠。嫦娥若见，广寒门
锁生抑郁；七仙若睹，羞将翠袖掩红光。此物世间
无，天上亦茫茫！

洪波上前施礼道：“落花妹子，海内书生陈洪波前来拜访。”

落花仙子笑道：“今日我请你来，让你看一个画册，上面有辞。”说罢，喝退落花侍人，引洪波穿过板桥，来到一座宫，上了楼台，只见有一匾写道：落花梦长。

两旁有一对联：

梦里何尝皆是假
云中岂能辨亦真

落花仙子引洪波来到屋内，从书橱里抱出一卷画册，她翻开第一幅画，只见上画万里烟波，翠苇丛中，泛出鱼白，江帆上一位官人领着一位玉面美人，那美人神思恍惚，遥望远方。

诗曰：

浓眉淡抹总是春，含羞脉脉惊煞人。
消夏莲横翠水绿，姑苏琴暖玉香频。
珍馐谁解诗客意，美味何尝隐士心？
如今吴越成佳话，千古凭栏追玉魂。

第二幅画上画一美人，满目泪痕，抱一琵琶讴歌，面容凄凉悲楚。

诗曰：

小园丛里总怀琴，一段风情说到今。
本是王侯花下婢，如今又落堂府门。
凤仪官里玉貂暖，将军帐中烛影深。
三十六计不可少，英雄自古慕美人。

落花仙子又掀开第三幅画，只见上画一高台，奇松下吊一美妇，背后大火熊熊。

诗曰：

深宫竹影独解妍，春酒千杯随帝眠。
舞翩五舟水脉脉，歌吹台榭雨涓涓。
国魂早落青天外，残美只闻朱管弦。
青史至今还忆否？鹿台有泪独自悬。

第四幅画上有一高城，有帝王、臣子簇拥一笑美人，远处烽烟袅袅升起，城下诸侯兵马来往频繁。

诗曰：

莫怪篡人收玉兰，幽王未免太寻欢。
一支红杏收不住，几宿扬花不夜天。
烽火聚山只一笑，风尘海内走将官。
女妖自古亡国种，万卷史书仔细看。

第五幅画前，众宫女翩翩起舞，其中一女尤绝，有帝王、臣子官阅。

诗曰：

轻捷为燕晚来飞，孤影宫灯岂一回？
杨柳玉腰摇歌舞，羞花金喉动春雷。
汉宫细雨娇无力，朱阙落花醉有杯。
一枕寒泉谁有泪？千年王土叹尘灰！

第六幅画上，荒野高丘，众将睽睽，一君王用玉带勒死一

梦中梦以梦悟游心
错里错以错待仙人

美人，那美人空自挣扎。

诗曰：

国色红丹几度秋，杨柳青外雨悠悠。
翠袖凝开荷花榭，云鬓风摸玉翠楼。
马嵬安能成梦话，长安至此有风流。
唐皇空有思削发，长恨歌声一笑收。

洪波正观间，忽觉那被勒死的美妇双眼呼地睁开，朝他怒视。洪波一见，“啊呀”一声竟昏厥于地。

落花仙子见洪波昏厥，连唤数声，洪波慢慢醒来。他迷惑地瞧着画册，那美妇又复原状，洪波问道：“这妇人是何人？”落花仙子笑笑，也不答话，只是轻携他手，缓步出楼来，穿过短廊，过了二重月亮门。只见紫藤盘罗，仙花浓郁，竹影中现出一轩，那轩也是有名，书道：悟心轩。两边也有一联：

恨水安能生柳翠
冰心岂有化花魂

落花仙子道：“这悟心轩内有一游客，你进去便知。”

仙子掀开珠帘，洪波踱进，只见一片诗情画意；壁上画着残荷败柳，金粉玉卉，书桌上卧着一青衫书生，正对着一桌围棋发怔。

那书生一见洪波只是微笑。仙子道：“你们只管交谈，我去便来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那书生道：“洪波，我唤作王，如今游历至此，那落花仙子